

新
唐
書

四十

女奴臣列傳第二百四十八上

端嚴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太常寺卿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爲給事中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善心爲字文化及所殺敬宗哀請得不死去依李密爲記室武德初補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脩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作無以成門戶俄改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羣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貍醜異敬宗侮笑自如貶洪州司馬累轉給事中復脩史以勞封高陽縣男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劇岑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破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爲民

不復用敬宗爲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今一槩被罪疑洗宥有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饗賓皆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爲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閤頃拜侍中監脩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爲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己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无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右相辭疾拜

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立此謂帝丘何也德立不對敬宗僞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偃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旣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子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人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道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淤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淤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洙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

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涑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涑涑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實之不彊不亦善乎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爲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无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酋龐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

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劬宗揔知之賞賚不勝紀
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
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昂丞之劬宗怒黜虞奏斥昂嶺外久乃
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祿卒年八十一帝爲
舉哀詔百官哭其第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太常博士袁思古議劬宗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論曰繆其孫彦
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
論繆醜況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
省雜議更論曰恭彦伯昂子也頗有文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
典冊悉彦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後又納婢譖奏流彦伯嶺表遇赦還累官太子舍人旣與思古有
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仇耳彦伯慙而止垂拱中詔
劬宗配饗食高宗廟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爲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大亮

巡察劔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
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爲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
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
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
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進弘文
館學士爲長孫无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
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癭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
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
即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
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
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骸大
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
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
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永徽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封廣平縣男又兼太子右庶子爵爲侯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系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鞠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未幾進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河間郡公詔造私第諸子雖襁負皆補清官初杜正倫爲黃門侍郎義府纔典儀及同輔政正倫恃先進不相下密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反爲所誣交訟帝前帝兩黜之正倫爲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明年召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更葬其先永康陵側役縣人牛車輸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爭賄遺葬日詔御史節哭送車從騎相銜帷帟奠帳自灞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輜輶芻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無與比者殷王出閣又兼府長史稍遷右

相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旣謫普州丞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貞觀中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脩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委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搢紳共嗤斬之號曰勲格義府奏悉收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後雖益衰猶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旣主選無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貞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壻撓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

然變色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瞿然
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會術者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
積錢二十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裒索殊急居母喪朝望給告即
羸服與元紀出野馮高窺覘災眚衆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
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右
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賊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
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嶺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
壻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廷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
子及壻尤凶肆旣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
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
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内外乃安上元
初赦妻子還洛陽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崔義玄益州大都
督王德儉袁公瑜魏相二州刺史各賜實封睿宗立詔停少子湛
見李多祚傳

傳游藝衛州汲人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上書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擢給事中閏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即拜鸞臺侍郎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爲冬官尚書游藝嘗夢登燄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探后旨誣殺宗室復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旣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官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爲千牛直長舅姜皎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爲姻家而乾曜子玢爲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即授以諭德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絀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時武惠

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
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卒
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
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適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旣相重德
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
尋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子鄂王光
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
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
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
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
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
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
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
據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

備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
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
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
聲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二
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
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爲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
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
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
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函國公及帝將立
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
不得立太子旣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
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
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有隣與婿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
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

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未幾謫濟陽別駕魏林使
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
甫數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
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
勲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蒼
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
內外無其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剝上意時帝
春秋高聽斷稍怠獸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
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
先餉遺左右番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食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
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旣崖
穽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
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
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數

興大獄衣冠爲累息適之子雪嘗盛具召賓客長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踈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衆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摠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俄兼隴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節度加累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三百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旣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醞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繇是廢於時有以材譽聞者林

甫護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故在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貢遠
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詔百僚閱歲貢
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馬
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別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它邸第田
園水碓皆便好上腴車馬衣服侈靡尤好聲伎侍姬盈房男女五
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
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
傳呼何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枕石
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爲
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
竊笑善苑咸郭慎微使主書記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
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又之又兼安西大
都護朔方節度使俄兼單于副大都護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反讓
還節度始厚王鉷爲盡力及鉷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

鐵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爲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材勇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仇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待卿林甫聞之憂懣是時已屬疾稍侵會帝幸溫湯詔以馬輦從御醫珍膳繼至詔旨存問中官護起居病劇亟者視疾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詔林甫出廷中帝登降聖閣舉絳巾招之林甫不能興左右代拜俄而國忠至自蜀謁林甫牀下垂涕託後事因不食卒諸子護還京發喪贈太尉揚州大都督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今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